



烟火人生

草编

王厚成

种植水稻,不仅加工出来的大米是人们一日三餐的主食,而且其副产品也很有利用价值。拿稻草来说,旧社会农民以稻草当瓦用盖房屋,有的盖出来还相当漂亮;农户养耕牛也少不了稻草,用它垫牛栏,既给牛防潮,而且变成牛粪又是作田的好肥料,有些嫩一点的还可以做牛饲料。稻草还能编织草鞋、蒲丁、床垫、随身倒、保温套等类的物件,可以派上很多用途。

【打草鞋】

草鞋,即用稻草编成的临时鞋。以前,编织遍及全县城乡,用之者甚多。草鞋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下力人担担子上路,草鞋当鞋穿,穿上很轻便,好起步,又散汗,还刹滑;携带也很方便,如走走路一双不够可以多带几双,穿坏了又换新的。二是山区人上山打柴、割茅草、做杂事,都是穿草鞋,爬坡、上树都很好。三是旧社会办丧事,治丧人家给开山、开锣、金刚(抬棺的人,又叫八仙)都是发一双草鞋;上山前,金刚会把它系在腰上表示做丧事,上路时当鞋穿在脚上,遇上山路爬坡脚不打滑更有劲。此外,旧社会穷人穿不起雨鞋,串门时把它套在布鞋上,防得小湿。正因为草鞋用途广,制作又简单,旧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编织。商店里没有卖,也没有几个人买,一般是互借互用,互相调剂。

打草鞋,唯一的工具是草鞋钩。草鞋钩前面有个钩,人鼻型,约一尺多长,钩把上斗个粗横木,横木上钉几个木齿,用作编织草鞋时挂绳用。草鞋钩的钩内面做成缺口长方形,用这个缺口卡住板凳面的一端。内方口的厚度以板凳面的厚度为准(如稍大可尖紧一下),但缺口要稍长一点,以便卡紧卡牢板凳面。草鞋钩都是自己做(无需太规格),或用根厚木方做成,或取

段大一点的勾树内方一下。一户人家只备一个就行,经久耐用。打草鞋唯一的原材料是稻草,稻草要老一点、好一点的,用时可去掉稻草外衣,但必须是干稻草。而织草鞋时稻草又要湿润点,一方面防稻草大干燥易断裂,另一方面有弹力便于织紧。

打草鞋,要先搓好绳,一般是70厘米左右一根。编织时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草鞋钩挂在板凳前方,人坐在板凳的后半部。俗话说“打草鞋还刚起真”,因此,织草鞋要先起鼻。起鼻先把钢绳挂在草鞋钩的横木齿上,起一个约3厘米长、一指多宽的草鞋鼻。起鼻时鼻顶端要安两根筷子大的草绳做鞋带。起好鼻后,按脚板宽度布好四路钢绳,以两根稻草拧成一股去编织,短了又接,连续不断,直至织完一只草鞋。织到约脚板弧前(常称虎骨处)时,需两边各安四个小草攀(约寸把长,串鞋带用),继续编到脚后跟前(脚螺丝处)时,又要两边各安四个小草办,最后织到草鞋后跟为止。草鞋的后跟与前面的草鞋鼻相似,比草鞋鼻宽一点,约二指宽。织完草鞋后跟后,将剩余的钢绳绕过来,各穿起后面的小草攀,出过头来留个小环,便于鞋带从前耳攀穿过来与小环连接成吊带。这样,就可以把草鞋紧紧地穿在脚板上,走路来也不会松。

【织蒲丁】

稻草织蒲丁也很简单。只需准备一点稻草,稻草要撕去外衣,使得织出来显得光滑好看。开始以若干根稻草编成三小股,或挂在草鞋钩上,或坐在屁股下压紧,然后三小股交叉像女人结发髻一样结成辫子。辫子的大小以蒲丁大小而定,大则辫大,小则辫小,长度也随意。但无论结大小辫子,厚薄和宽窄要基本一致,一个蒲丁一个大体规格,便于成整体美观,不现凹进凸出。草辫结成后,像现在的圆卷鞭炮一样卷成饼,安上一个手提环。成饼时要一圈一圈卷紧,而且要卷一圈用草绳固紧一下,以防松散。蒲丁的主要用途是,朝拜菩萨老爷时垫着下跪作揖,夏天也可当小凳席地而坐,甚至把几个连起来铺在地上睡个凉快觉。

【做床垫】

农家用稻草做床垫,除了撒铺,还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织得高级一点的,习惯称“稿荐”。中间用草绳将一股一股的脚头把大(一股)的稻草串起来,四边用稻草绞成如食品“麻花”状,边要绞紧绞牢,如自用就以床为标准,床多长多宽就编多长多宽。有编织成品出卖的,一般是15米宽、2米长,有定做的除外。还有一种是简单一点的,俗称“茅扇”(因它织出来似扇状),也是用草绳把一股一股的稻草串起来,约刀把大一股用草绳串在草的脑子上,留三寸左右的头,用的时候以两块或多块尾对尾铺在床上,床多长多宽铺多长多宽。因它很灵活,无需尺寸标准,最好稻草选长一点的。这种也有编织成品出卖的,这两种草垫总的制作要求是,稻草除外衣,特别是做茅扇的要干净,做出来光滑,有一定厚度,垫在床上暖和、舒适。

【做猫窝】

随身倒又称猫窝。开始只是给猫、狗做窝用,随便编一下,后来人们由此想到编好一点给老人取暖用。人坐在里面柔软,而且往前往后、侧左右侧都行,所以,给它取了个雅号叫“随身倒”。编织这种东西还是要点心思。同样是用一股一股稻草编,但是它在制作上有讲究,首先要把它编成方型坐椅状,高度以人坐在里面脚能落地,放手的两边各要搭个扶手,也就是稍为伸宽一点能把短手肘放上去即可,后背面要加一个约两尺多高的靠背,人能仰坐。织好后座位放一个蒲丁。整体就像现在的一把沙发椅。这种随身倒一般都是放在柴火灶的角落里,老人坐在那里暖和。

保暖套这种东西随意制作。以前,有的人家没煤烧,烧柴火,冬天里一个炉火又做饭又炒菜,就编一个草套放在柴火屋,或放在地上,或吊起来齐人腰高,饭做好后和鼎罐套在里面,让其保温,又可当架用。鼎罐多大多高就做多大多高,一股一股编成就行,马虎一点也不打紧。

此外,还有的人家编成如现宽皮裤带一样的草鞭做马篓背带,上山采茶籽、摘野果,篓背在肩上柔软舒服,但草带一定要编牢,而且要光滑。

如今,草鞋、蒲丁、床垫都还有人用,但用的人不多。在一些纸钱香烛铺里还有草鞋卖,在一些祠堂寺庙里还可见草蒲丁,在极个别的山冲里还有人家用草床垫。



现代诗

花朵(外三首)

空格键

一株植物就是一条幽深的隧道。花朵是出口。那些沉积了很久的东西,会在花开时不断涌出。之后,植物空虚着,风也就能吹动它们了。

而花朵一旦打开,就不会再闭合。尽管它知道植物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它要让这个“没有”也顺利出去。这样,植物就不怕吹在身上的芥子了。

雨总是猝不及防。花朵决不关闭。一滴雨掉进了植物空虚的内部,发出沉闷的声音,以及更沉闷的回声。此时的花朵,已经完全盛开了。

抄近路去花生坡

原来近路就是少有人走的路。也是露水最后干的地方。

我忘了为什么要抄近路。可能是,想快一点赶到花生坡。

却越走越慢,不得不慢。杉树像劫匪,将一件件

古老的冷兵器,横在我面前。尽管我除了一条烂命,啥也没有。

藤蔓如同一种纠缠的生活,明里暗里将我控制、消磨。

这哪里是近路?我只好停下来。枯寂中,忽然听到

一棵松果掉落在地。这颗不可一世的恒星,也陨落了。

我叹了口气,却又不得不承认这肯定是近路:花生坡,

我已经能看到花生坡了,我们之间,只隔着一朵浪花。

雨后

浑浊的积水倒映着光亮的天空

七只鸟在鸣叫 其中两只,似在对唱

如果在雨前有什么事情没做完 现在,你一定忘了

现在我望着这朵野蔷薇 它有五瓣,还剩三瓣 它用自己的五分之二与世界交换了什么

流水声难以察觉地变小 蚂蚁黑得发烫

阴天人没有影子……

阴天人没有影子 走在路上 就觉得身边空荡荡的 天底下,可靠的事物不多了 只有影子我至今 不曾怀疑过 我相信它永远不会唱歌 永远不会是 彩色的 它是人类对大地 最原始最朴素的涂抹 但不书写真理 只画下人的大致形状 它存在漫无目的 如果有,便是为了 让一个走得更快更远的人 停下来,看一眼 失踪的自己



刘亚欢 摄

株洲故事

过湘江七桥

谭国斌

株洲湘江七桥(绿口大桥)通车的那天下,我和老伴兴冲冲地赶去看热闹。远远看去,大桥就像一道彩虹,雄卧在湘江之上。一位参加过大桥建设的熟人告诉我,大桥全长近一公里,桥宽近30米,双向四车道,两旁设有行人道,总投资9亿多元。2014年开工,两年零两个月就建成了。看在眼里,听在心上,老伴惊讶地说:“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我们跨上大桥,只见车道上车流如梭,两旁的行人道上人来人往,装满货物的大小船只在桥下来往,观桥的市民人山人海,个个脸上堆满笑容。一位拄着拐棍的老大爷深有感慨地说:“咯下就方便了,再不要等船过河了。”

老大爷的话一下触动了我深藏心底四十年的桩桩酸酸往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淦田教书,而家里住在河西的伞铺垅。那时只有星期天休一天,要回家的话,只能在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步行十四里多路到淦田火车站乘八点多的火车到绿口,再坐船过河十多里路赶回家中。

因为路途较远,交通不便,加上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所以,我一般两至三个月才回一次家。记得有一次在绿口下火车后,我急忙跑到过河码头去坐船过河,碰巧当时风大浪急,船老板说“风太大了,今晚开不了船了,你们回去吧!”我一听,顿时从头顶凉到脚底。怎么办呢?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万般无奈之下,只好

回到火车站在凳子上对付一晚。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得最多的是,要是有一座桥那该多好呀!

第二天醒来,我纠结了好一阵子,是回家还是回学校?我已是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不知父母和老婆孩子情况如何。回家呢,又怕影响工作。考虑再三,我决定不回家了。我是学校校长,按校规,星期天晚上八点钟必须赶到学校开例会,总结本周工作,研究安排下周工作。于是,我只好又坐火车从绿口返回学校。在淦田工作的十年中,像这样的现象还有多次,有时是因为河里涨大水,船老板不敢开船;有时是火车晚点,船已停渡,回家的事成为泡影。至今,我深感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她生三个孩子时,我都因工作忙回不了家而不在场,既无法给她一声问候,也没有给她递过一杯水,有一个满月后才晓得。如果当时有座桥,我就不会留下这样的终生遗憾了!

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最近儿子特意租车陪我和老伴回了一趟伞铺老家,汽车奔驰在七桥上,几分钟就过了河。就别提我们有多高兴了,感觉心里有好多话要说。

七桥啊七桥!你是连结湘江两岸的纽带,更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温馨的连心桥。虽然过去尝够了无桥的痛苦,但我们还是有福气的,还赶上了享受今天有桥的幸福。

湘江七桥的建设,是老百姓的福祉。一桥飞跃东西,过河不再愁。七桥,我为你点赞!



散文

难忘“雷公屎”

黄燕妮



朋友相约到店里吃饭,最后一道菜由老板亲自端上来,并骄傲地介绍这是店里的招牌菜——地皮菜炒鸡蛋。偌大光亮的盘子里堆着一小撮黑乎乎木耳似的薄片,拌着几点炸得金黄的鸡蛋花,再缀着丝丝红辣椒,几点葱花——好熟悉的味道,我不禁脱口而出:“雷公屎!”

说完又觉失言,毕竟是在饭桌上,这么不雅的字说出来,终究是让人倒味口的。然而我实在是情不自禁,因为雷公屎留给我太深刻的记忆。

我童年的时候,虽然每天能吃上白米饭,但菜的品种可就稀缺了。特别是三四月,青黄不接时期。每天能摆到饭桌上的,就是酸菜炒笋,这个菜好下饭,却能生生地把过年积蓄的油全搜刮空,早上满满两碗饭,从山上或地里野一圈回来,不到晌午,肚子就咕咕咕闹。

猪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我们也只能想想罢了,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土地上。春风一吹,青草已发芽了,野菜们也随之破土而出。母亲带我们去找野菜。不一会,我们便摘了半篮子苦菜和蕨,满心欢喜正要回家,母亲忽然惊呼起来:“雷公屎!”我和姐姐纳闷,现在没打雷呀,雷公在天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落下来呀!不等我们弄个明白,母亲已经在草滩里蹲下了身,用手一点点地捏起草滩上那些黑色碎东西。母亲捏得很认真,并且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雷公屎”,炒菜滑滑腻腻的,比木耳还好吃。

我仔细看过,只见母亲所说的雷公屎都趴在刚吐出芽痕的草根下,碎得可怜,很难让人用手指拿捏。听说可以吃,我们便也学起母亲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捻起雷公屎来。

母亲告诉我们,雷公屎也叫木耳或者叫地钱,喜欢长在潮湿的地方……可无论当时母亲怎样为我讲解,我还是不懂雷公屎究竟为何物。直到我长大了学了《植物》,才知道雷公屎原系陆地所生的藻类,属含珠藻科植物,并且多产于我国华北及西北,及散见于其他地区。它形似木耳的形状与色泽,但形状较小且肉薄。

由于这天捡拾到了雷公屎,我家的饭桌上就丰富多了。母亲把雷公屎放进一个木盆里,一点点把雷公屎上沾的泥巴和杂草洗净,之后把雷公屎和鸡蛋一起翻炒,洒上辣椒和葱花。当这碗菜郑重地端上饭桌上时,全家吃得很嗨,我们仿佛看到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

后来,母亲变着法地做雷公屎,有时清炒,有时煮汤,不管怎样做,都是全家人最喜欢的菜肴,我和姐姐先前蜡黄的脸也渐渐红润起来。村里人得知我家把雷公屎搬上了饭桌时,都有些笑话我母亲,说那草滩里长的咋会是菜哩,那都是癞蛤蟆在去年脱下的皮,咋会能当菜吃哩!吃了会长癞疮。

对于村里人的取笑,母亲没有言语,依然带我和姐姐去草滩里捡拾雷公屎。一些孩子也像我们一样挎个篮子跟我母亲去草滩里,把地皮菜捡回家让自己的母亲做成菜。别的母亲是如何做这道菜,我不知道,但从此之后村里再没有人取笑母亲了,还戏谑着称母亲为“能干婆”,这个称谓是带着敬意的。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如今高坦洲已没了草滩,更没了雷公屎。倒是在市场上,餐馆里,却有雷公屎在卖,“物以稀为贵”,据说价格不菲,只是换了个更文雅的名字叫“地皮菜”。雷公屎也好,地皮菜也罢,它都是我不可磨灭的童年回忆。虽然我的童年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那自由,无拘束的纯朴感觉又非常美好。